

金钱

〔日〕邦光史郎 著

高鹏 译
孙敏华

的魔力



金钱的魔力

[日]邦光史郎 著

高 鹏 译
孙敏华

法律出版社

金钱的魔力

(日)邦光史郎 著

高鹏 孙敏华 译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186,000字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6,000

ISBN 7-5036-0304-6/1.13

定价2.30元

目 录

第一章	不翼而飞	(1)
第二章	可疑人物	(28)
第三章	罪恶卫士	(55)
第四章	危险信号	(84)
第五章	黑夜之门	(111)
第六章	群魔乱舞	(137)
第七章	真真假假	(169)
第八章	地下银行	(201)
第九章	幻想破灭	(229)

第一章 不翼而飞

星期五上午十点，浅沼商社的部长们正在举行例会。这时，有人给久留岛专务打来电话。坐在小会议室角落里的春山财务部长拿起电话一听，就连忙用手紧紧捂住话筒招呼专务来接。

“谁打来的？”

专务身材矮小，体格瘦削，但说话的声音却深沉有力，充满威严。因为社长病魔缠身，眼下公司的业务由他代理，可以说全靠他一人支撑着这个“浅沼商社”，心力交瘁地也就很难发福了。他非常敏感，几乎全身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专务，是急事……”

“所以才问你谁打来的嘛！”

“是……是……。”

春山财务部长非常为难地吱吱唔唔，不知说什么才好。他频频向专务使了几次眼色，本想暗示一下，但遗憾的是他面部神经迟钝，很难使对方领悟。

专务轻蔑地瞪了他一眼，又继续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宏

论：

“……，可是，旭阳化学公司在打入台湾市场的计划上出现了障碍，碰到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是亚细亚化学产业。而台湾当局只允许一家日本公司进入，所以只能从‘旭阳’和‘亚细亚’之间选择一个了……。”

“专务，……。”

春山部长实在等不下去了，只好放下电话走到主持会议的专务身旁，轻轻说道：

“是那位福田打来的……。”

声音虽然很低，但也没能逃过侧耳倾听的部长们。

“为什么不早说？马上把电话接到我的办公室去！”

专务突然感到心慌意乱，他把计划部长相泽叫到跟前让他继续主持会议，便急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对起身相迎的女秘书加贺敏子说：

“对不起，你马上到资料室把有关台湾的调查报告取来。”

显然，刚才的电话并不需要那份材料，这只不过是专务的一个借口，以便将女秘书支走。

久留岛稍停片刻，喘了口气，拿起电话。

“喂，我是久留岛。……。”

这时，外线还未接通，话筒里传来了电话员饭塚的声音，她的语调总是那样独特而刺耳。

“是，我马上接过去。……请讲话，福田先生接通了。”

专务轻轻地吁了口气。

“喂喂，久留岛先生吗？……。”

对方的声音低沉、含混不清，好象嘴里含着一块口香

糖。

“我就是，让您久等了……”

“我是金福！”

这才是对方的真姓名。不过，别说是这位金福洋行的经理，就连他的佣人，专务也从未见过面。

“今天下午四点整，请把‘一打西洋酒’送到老地方去！”

“啊？！”

专务的脸色唰地一下变白了。

“多少瓶西洋酒？”

“一打。……我们已好长时间没要了。”

“这点我很清楚，可是突然一下子就要一打的话……。”

专务的声音不由得颤抖起来。

“不会办不到吧？”

对方的声音冷冰冰的，毫无感情。

“是。不过，从现在起到下午四点，要凑够一打，时间太仓促了呀！”

“久留岛先生，你说仓促……，可我在四天前就已经向你打过招呼了啊！”

“对，我知道。但没料到你会一下子要这么多。”

“我记得，我们存在你那里的西洋酒总共已有十五瓶了吧！”

“这我知道。”

“请你在今天下午四点，把一打西洋酒送到老地方。另外，饭店请用‘帝都’。”

“金福先生，您看……，今天送半打行不行？”

“那不好办啊！以往每次成交后，都在贵公司免息存放

一个月以上。所以，请马上送去吧！明白了吗？下午四点送到物品自动寄存处，四点半到帝都饭店。”

“喂！喂！……”

“……”

对方把电话挂了。专务睁着涨红了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走进房内的春山财务部长。

“专务，对方要的钱数是多少？”

春山长着一副扁平冷漠的脸，木呆呆的毫无表情。专务对于春山神经迟钝的面容，实在感到厌恶。然而，整个公司了解这一秘密交易的，只有自己和春山财务部长以及他手下的安西代理课长三个人。所以又不得不和春山商量对策。

“他要一打呀，春山……。”

春山的红润面孔立刻呆滞苍白起来。

“专务，是真的吗？”

“谁还和你开玩笑！今天下午四点以前必须把一亿二千万的现金送去。”

“四点以前？！……”

部长本能地看了看手表说：

“还有六个小时……”

“胡说！是四点把款送到东京的八重洲火车站口，送款人四点半赶到帝都饭店。刨去路上的时间，实际上只有五个小时多一点。”

“在那之前，要凑齐一亿二千万谈何容易啊！”

部长忧心忡忡地摇了摇他那短粗的脖子……。款是非交不可，又不能缓期，可是，话说回来，对方要这么多钱并不过份。近一个月来，商社用这一笔无息巨款干了许多事情。

现在更难张口说拿不出钱了。

专务不由地把身份搞颠倒了，就好像自己是金福洋行的经理在向春山下命令。刚才过度紧张引起的胃痛似乎消失了。

而春山却好象被宣告得了癌症，露出一副半虚脱的绝望神情。

“怎么样？你到底最多能拿出多少现金？”

“我现在还说不准。尽最大的努力，估计最多能凑出五千万元吧！”

“那么说，还差七千万元啦！”

重担子又转过来落到久留岛的肩上。

久留岛下意识地揉了揉紧张的胃部，好象刚想起来痛似地、不由地燃起一支香烟衔在嘴里。

“专务，你能否通过内部关系借点款？不然，帐面上就会出现漏洞。”

本来，他们的来往帐目都是些不走正式帐簿的黑帐，并且全部要秘密结算。

“只好如此了！连你这财务部长都说办不到，那就不得不由我想办法了。”

“对不起，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部长掏出手绢，揩了揩脸上的汗水。

“不过，春山！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利息很高哇！”

“没问题，只要时间宽裕，就可暂时先用商社借款的方式，在借款数额上再加上利息一起支付。我看这样办是不用担心的。”

“那么，我这就去借七千万元，请给我准备好票据。”

“是，我马上去银行一趟。”

“还有，你走之前，先通知安西君待命，因为今天的金额太大了。”

“是，明白了。”

一副重担分给两个人挑，他们都感到了一种被迫的团结感。

这样，很快就到了中午。

二

日比谷公园的西侧，霞关第一条街一带是司法部门的几个机关所在地。

公园的北侧有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地方普通法院，南侧与其相邻的五层旧楼是东京高级法院，最南端用白瓷砖装饰的新楼是东京地方检察院以及综合性的政府机关。在该检察院与高级法院之间有一条通路，来往车辆络绎不绝。因为在高级法院的后面是个停车场，穿过通道就可以到达晴海大街。往返于这一狭窄通道的车辆格外多的重要原因是在通道尽头有东京都律师会馆。

在东京，现在约有三千多名律师，大部分都属于东京都律师会。

会馆前的停车场是一个相当旧的二层砖楼。里面挤满了奔驰和奥倍尔牌等外国汽车，律师和委托者川流不息。

尾形跑上了七级石阶，向传达室旁边的律师休息室里瞧了瞧，室内烟雾腾腾，没有找到伊东律师。他又回到走廊里，向对面的来访者休息室里一瞧，在那间好象小车站候车

室的简陋房子里，伊东律师正和别人谈话，脸上微露倦意。

一进门，右手是卖法律书籍的书店，再往里是卖香烟和印章的，左手是卖申报单和信封的店铺，一眼望去显得杂乱无章。屋子中间，有几套桌椅，当事人个个心情沉重，忧郁不乐。

由于这种沉闷空气的感染，尾形也情不自禁地皱起了眉头。

这不简直和医院的候诊室一样吗？

而且，比医院更坏的是这里还散发出阴谋策划和罪恶勾当的臭气。

那些人悄悄耳语，并且不时地环顾四周。尾形一看到那些奸邪的面孔，有时就对自己的律师这一职业感到憎恶。

“在律师中，不是也有搞阴谋的顾问和教唆者吗？”

伊东似乎发觉了尾形，微微抬起头来。他的眉毛很长，一副福相。

“先生，车子在等着您哪！”

伊东听后，悠然地点了点头说：“尾形，刚才有位客人来找你，对了，是你的朋友，叫安西。”

“是浅沼商社的安西吧？”

“大概是吧。我说你一会儿就来，他说在‘地铁’等你。”

“是吗？现在是午休时间，那么我去一下，就回来。”

“嗯，你去吧！我还要再谈二、三十分钟。”

“是，那我过一会儿再来接您。”

尾形说着转身就往外走，差点撞到站在休息室门口的一位男子身上。

“实在对不起……。”

尾形非常敏捷，一闪身躲了过去。他瞧了瞧对方，点点头表示歉意。

这人虽没说什么，但心里总有些不快，然而脸上却并没有责怪尾形的神色，反而流露出一种对尾形躲闪敏捷感到惊叹的表情。

“噫！这个男人好象是……？”

这时，尾形突然想起曾在哪里见过这个人两三次。

“大概他曾到事务所来过，似乎到饭店去接伊东先生时也曾见过他。”

想到这里，尾形意识到他可能就是伊东律师现在正在会见的这位当事人的秘书。

乍看上去，那男人好象呆呆地站在那里，其实他却是一个一旦受到刺激马上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做出反应的灵敏人物。他似乎很爱打扮，衣着非常讲究。

“可是，那个当事人又是谁呢？”

知道当事人是谁，那么这个男人的身份自然也就明白了。

尽管这只不过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可是那个男人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尾形，心里似乎有些焦急不安。

“午休的时间很短，总让安西等着，就太过意不去了。”

想到这里，尾形迅速地从挂着律师名牌的走廊里穿过，出了后门，右角的地下室有个“地铁”小吃部正在营业。

刚下台阶，安西迎面走上来。可能是由于他经常穿一身藏青西装的原故，看上去这位老同学已变成了十足正派的商人模样。

“喂！怎么啦？”

“人太多，实在呆不下去了。”

“是吗？正是吃午饭的时候，你吃过了吗？”

“吃过了。你呢？”

“我无所谓，看来只好到高级法院的饮茶室里去坐坐了。”

他们不能走得太远。

“别去喝茶了，还不如在那边站着聊聊呢！”

“那就到高级法院的走廊里去吧！虽然暗一点，但总有地方坐。”

两人穿过带顶的通道，走进高级法院的后门，并肩坐在走廊的长椅上。

“政府机关这种地方，和企业商社大不相同，冷冷清清，再加上这种建筑，更是……”

尾形掏出打火机给安西点燃了香烟。

“不过，律师的收入可很高啊！不是吗？”

“你是想说，律师专会抓别人的弱点吧！”

“也许是吧！尾形，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到的……。”

“长话短说吧。我哥哥开一家电器商店，现在有人硬交给他一张面额二百万元的拒付票据，吓得他脸都青了。因为这笔款要是收不回来，不但支付给批发店的支票不能兑现，就连店员的工资也开不出了。以前曾经发生过这种事，当时考虑到去法院起诉，不但时间长，费用大，而且还不一定有效果，所以就委托案件调解人解决，没想到此人却倒向对方，不仅货款没有收回，反而还要付手续费，吃了不少亏。因此，这次想正式请一位律师，不知需要花多少钱。坦率地

说，我哥哥就担心这一点。”

“是这么回事，如果上诉二百万元的票据，就要向国家交纳印花税，还要调查对方的财产，如果对方有财产则必须尽快地临时查封，这也需要钱。这些都合计起来大约要十万元左右。此外，如果把二百万元顺利地要回来，还需要支付一成的佣金。按照规定大体上就这么多……。”

“那么说，总共要花三十万元了。”

“是的，这么多钱足够了，如果是请普通律师的话。”

“是吗？花三十万元那倒干净利落。不过您太忙了吧？您可是伊东律师事务所的干将呀！”

“哪里，哪里！那就让我们年轻的律师帮您办办吧。”

“拜托你啦！今天下午三点以前，我一定让哥哥到你们事务所去拜访，所以……。”

“当然可以，两点以后我也回来了。”

“现在您还要到什么地方去吗？”

“是的，伊东先生最近要去台湾出差，还有些事情要办。”

“是吗！我下午也有事出去，对不起，那就告辞了。”

“好吧，您哥哥的事，我们就接下了。”

现在已不同于学生时代，他们之间总有些客客气气的。

而且，安西文彦对于只经过一次司法考试就合格的尾形，总有些嫉妒与隔阂，自从公布录取名单那天起，总显出一种疏远的态度。

他久久地望着大步走向律师会馆的尾形，心想：这家伙大概要和伊东律师的女儿结婚了！伊东律师事务所担任着好几家公司的顾问律师，在西银座的大楼里设有事务所。

一想到尾形即将轻而易举地成为一流律师事务所的接班人，安西心里就感到不自在。

“到那时候，我仍然还过着连月薪六万元都保不住的生活啊！”

“想这些又有什么用！”

安西用几分自嘲的口气自言自语着，他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

“不能再耽搁了，专务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唤我的。”

他从霞关乘上了地铁。

三

下午三点二十分，安西文彦来到三楼的公司领导办公室门前，轻轻地吸了口气。且不说部长，一想到那位不分青红皂白就训斥人的专务，实在令人胆战心惊。他低着头敲了敲门。

“谁呀？……”

好象是部长的声音。

“我是安西。”

“好，进来！”

门锁响了一声，门开了。

安西感到室内气氛十分严肃，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可能是由于百叶窗放下来的原故，室内很暗。安西向着背靠窗户坐着的专务恭恭敬敬地低头行礼。

“安西！……”

部长坐在招待客人的沙发上打了招呼。眼前的桌上放着

两只极为普通的人造革手提皮箱。

“好吧！安西君，现在你和我一起坐公司的汽车去东京火车站。到了那里我们分开，你提着这两只皮箱去八重洲站口，在中间靠右边的物品自动寄存处，把皮箱放进寄存柜里，把钥匙取下。然后带着钥匙乘出租汽车去赤坂的帝都饭店。告诉饭店的服务台你是从神户来的川口。房间早已经预订好了，他们会马上带你去的。在房间里有金福洋行的人等你，你把寄存柜的钥匙交给那个人，并把收据带回。给你，这是交通费和出差费。”

部长递过来的白色信封里，装有五千元钞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一次外快”的特别津贴。至于“第二次外快”，安西尚未向这位部长坦率提出。

“正因为有这点钱，我才肯接受这种操心的特殊任务的。”

“部长！象往常一样可以行动了吧？”

在专务的凝视下，部长感到很紧张，以致说话时舌头也有些不听使唤了。

“是的，工作嘛，和以前几次一样，不过今天是两只皮箱。”

“是，明白了。”

嘴里虽然这么说，但安西心中却想着为什么要两只箱子呢？

“那好吧，安西君……”

部长伸手一下拉开了皮箱中间的拉锁。

一捆捆一万元一张的钞票，整整齐齐地排列两行，每行三捆。中间的空隙里塞着海绵状的软质泡沫塑料。

用纸带封好的每捆钞票约十五公分厚，共有六捆，皮箱里共有六千万元。

部长打开另一只皮箱。

安西仔细往里面瞧瞧，确认里面也有六千万元现钞。

“看清楚了吧，安西君……”

部长的话中，能感觉出一种痛苦的声调。的确，这么多的现金，全都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凑齐，绝非轻而易举的。正因为安西也是搞财务的，他深知其中的艰辛。

“对，部长，总共是一亿二千万……”

安西一想到这笔巨款要叫他一人去寄存，两条腿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不用说，这么多钱安西一辈子也无法弄到手，而且也赔不起。

“好吧，从现在起，就由你负责啦！”

部长又叮嘱了一句。

“是……，是……”

安西的声音有些沙哑，他向专务的座位看了一眼。这位惯于发号施令的最高负责人，却始终一言不发。

“那么，专务，我就去了。”

部长看了看手表，向专务告辞了。

安西心想，现在专务总该说句慰劳或提醒的话了吧。但是，专务如同一座雕像，纹丝不动。

部长和安西各提着一只皮箱从后楼梯很快地下到一楼，乘上早已等候的黑色丰田小轿车。

大概是受到他们二人沉默和紧张的安装，司机安川也是一声不吭。